

第十三回 唐希堯遭姪害流落到他鄉 昌天佑賴友扶錦衣歸故里

詞云：

家門不幸，勾送家財歸異姓。三指奢遮，他鄉重立家。邊庭拚死，誰想錦衣歸故里。世事無難，只要蒼蒼著眼看。

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話說昌全虧了周重文的妙計，遂將春輝認為女兒，假裝小姐，嫁與常公子為妻。幸喜常公子酒色迷心，春輝感昌全夫妻並小姐之德，又以酒色相迎，常公子快活不過，那裡還來考什麼詩才。就是要詩，也只憑春輝獨做，又無限韻，又不出題，春輝只將小姐的詩抄出幾首付他，他便滿心歡喜，就拿與父親並先生去看，先聲壓人，誰敢不稱羨？這邊所行所為的事，春輝即暗暗通知昌全。

昌全想道：「他如今雖是隨便應酬，倘日後有甚難題目，一時決撒，根究起來，豈不要出丑？倘曉得是掉綿包假充的，又要尋起人來，就不妙了。」隨即來見周重文，細細告知周重文，即悄悄上了一遍。不日果然命下，聖旨批著道：

昌全在邊，屢有功績。本該留任，再建奇功，當有不次之擢。既總兵官指稱年邁，力請解任，念其前功，著昌全冠帶還鄉，欽賜照七品文官行事。

不日報到，周重文、昌全謝過聖恩，昌全又拜謝周重文始終提拔之恩，因說道：「今日骸骨得歸，皆大恩人之賜也。」昌全回家說知，杜氏與小姐皆各大喜，遂打點收拾回南。常勇聞知，預先使兒子、媳婦歸家送別。昌小姐只得躲避，不與常公子看見。

又過了些時，起程已擇定日子，昌全遂來拜別常勇。常勇也來拜別昌全，送了許多厚禮，又贈了三百多金。周重文亦有厚贈。昌全又使杜氏並女兒悄悄入內，拜別周重文的夫人，然後起身。小姐恐露人眼目，只得扮做青衣，遮遮掩掩的與春輝彼此說些心事，各慰後日相見有期。兩人不忍分手，各自墮淚。小姐同了父母一齊起身，常勇又差撥軍兵沿途護送進關。正是：

記憶當年離別苦，誰知今日別離歡。

玉關生入已堪羨，更喜明珠掌上還。

昌全同了杜氏並小姐，與侍女秋素，又有侍從數人。這一番回來，不比前番之苦，真是天淵之隔。官雖不大，卻是奉旨還。既到了地方，也就要得人夫，囊中又盤費充足，遂興興頭頭，夜宿曉行，一路回南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唐涂自從謀死了唐昌之後，日日央人將第二個兒子要唐希堯過繼。不期唐希堯只是堅執不從，唐涂懷恨，每每要算計害他，一時沒處下手。忽聽得鳳儀京中有此消息，他便放心大膽，要欺壓唐希堯。終礙著唐希堯是個叔子，又不好打他一頓，告他一狀，惟有保佑他早死就妙了。不期這唐希堯再不會死，唐涂漸漸等得不耐煩起來，終日納悶不快。

一日，信步閒走，忽遇著他的好友單謀。單謀問道：「連日不見唐兄，滿面財喜，想是令郎已在令叔家了？」唐涂見問，連忙蹙著雙眉，跌跌腳道：「不要說起！小弟的心事，仁兄盡知。我已央人千說萬說，可恨那老不死只是不容。我今氣他不過，要拚命弄他一弄，又一時沒處下手。在家中坐不住，故出來消遣消遣。」單謀道：「原來令郎尚未繼去。這老兒，也忒不近人情。這份家私，不與親姪，卻留與何人？畢竟他有了心上人了，這老兒甚是不通，也難怪老兄生氣。」唐涂道：「我只因這事在心，一個人俱氣得昏了，今日見兄，可同去吃三杯。」遂扯單謀同進了一個小小酒店中，揀副座頭坐下。

二人對飲了半日，唐涂道：「從來說：『當局者迷。』往常小弟為朋友，也還薄薄有些智謀。不期近來只是糊糊塗塗的起來，不知單兄可有妙計策，教導，教導小弟嗎？」單謀只拿著酒杯，只顧吃酒，全不答應。竟象不曾聽見說的一般。又吃了半晌，忽然拍掌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你要老兒這份家私，你不發個狠心，只是小小的算他，也決算他不倒。我今有一計在此，你若肯依我行去，保管他這份家業穩穩的俱是仁兄與令郎受用。」

唐涂聽了大喜，連忙請問。單謀道：「此計非可等閒，你可滿飲三杯，我方授計。」唐涂只得飲乾，單謀方始說道：「我家前年曾收得一個路人，因他落薄，又見他有些膂力，故留他在家幫我走差效力。不期他不肯學好，賺來的銀錢不是賭就是嫖，已染成一病，死在目前。仁兄既要弄你叔子，除非如此，如此，這般，這般，方不怕他不來尋你。你那時乘危，就好進身了。只是兄得手之後，不要忘我為你之情。」唐涂聽了此計，想一想果然妙絕，連忙說道：「小兒若得進身之後，願以百金為壽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又飲了半晌，約定明日行事，大家方別過。

你道這單謀家中收留的是個甚麼人？原來就是宋脫天。只因當日一時高興，糾合眾人劫了端家女兒，欲藏在別處，等他大了成親。不期躲到半路，不見了端女，他就依舊回到縣中。宋脫天又無對證廝認，故依舊同了這起無賴混帳過日。忽一日同人賭錢，宋脫天色子順溜，連贏了許多。宋脫天使乖，便要歇手。那無賴急了，一把扭住。一個要賭，一個不肯賭，竟鬧起來。那人大罵道：「你現今頂著個死罪過日子，只消我到縣中出首，少不得死在我手裡。」

宋脫天見罵著心事，恐怕張揚。遂連忙撥轉面孔說道：「你也忒小家子樣！怎輸急了就放這個嘴臉出來？也不象往日的弟兄了。況且你身邊又無半文，將甚麼押稍與我賭？」那人道：「好賭身貧無怨，我身上還有一件衣服作當，何如？」真是賭場中，一邊相罵，一邊說話，依然又賭。

宋脫天雖然賭錢，心中甚是不悅。這日賭罷，因想道：「端家這事，終久不妙。況且他如今已做官了。倘日後再爭起來，或有些風吹草動，就不妙了。若是這女兒還在，就拿到官，也無非問個拐帶的罪名，也不致死。如今不見了人，到官豈不是條人命？與殺人何異？」又想到：「如今在此，終久要吃他們的挾制。不如逃去他方，別尋事業，有何不可？」又想到：「京中廣大，不如到那裡去安身再處。」遂收拾些盤纏，竟不與人曉得，悄悄逃出。逃至山東地方，路上忽遇見走差的單謀。兩個在路上問起，宋脫天說是投奔親戚不遇，進退無路。單謀見他精壯會走，故收留他傳遞差使。不期宋脫天舊心未改，有錢就去賭嫖，忽得一病將死。

這日，單謀與唐涂定計。到了次日，叫人將宋脫天抬到唐希堯家，說道：「小弟聞先生有起死回生之術，今舍弟有病，特過府求先生醫治。若得痊好，自當厚謝。」唐希堯遂以望、聞、觀、色、後、以浮、沉、切、脈、理，一一看完。因說道：「今弟之病，血枯神散，氣盡脈微。此不治之症也。不消吃藥，可作速抬回要緊。」



單謀假裝拭淚道：「我聞醫家有割股之心，濟眾施仁之妙。今舍弟尚然有氣，四肢皆動。先生何忍心至此！」遂再三求唐希堯下藥。唐希堯被纏不過，只得撮了一劑與他。單謀道：「家下離此甚遠，小弟望好心急，早一刻，也是好的。就求先生借一個藥罐煎與他吃吧。」唐希堯見他說得苦切，只得借了與他。不期單謀身邊，早藏下不按君臣的妙藥，摻和在內，一時煎好。將宋脫天連連灌下，不一時，只見宋脫天大叫一聲，肺腑迸裂而死。正是：

脫天之死償前案，禍到希堯是後因。

莫道眼前有遺漏，老天到底不饒人。

單謀看見宋脫天死了，便大叫大嚷起來道：「好醫生呀，藥死人了！」便上前一把扭住唐希堯道：「我好端端的兄弟，與你何怨何仇，傷天害理的藥死他！」唐希堯道：「我原說你令弟病不可救，我不肯下藥。你再三求我，下了一服。況我下的俱是好藥，你怎設心騙我？」單謀大怒道：「放屁，現今人死在你家裡，還要嘴強！不到官不夾你，你也不肯招認。」

左右鄰居見是人命干連，又素常曉得單謀不是好人，不敢走來招架。單謀氣咩咩走到縣間，尋了相知，寫了一狀，告蠱毒殺人。知縣准了，遂出飛簽差了四個差人，俱是單謀的好友。單謀又托人在知縣面前放風，四個差人如狼似虎的趕到唐家，就要拿唐希堯去見官。

此時唐涂已在叔子家中假做調停，見縣中差人來了，各打了照會，差人立刻要唐希堯起身。唐涂再三求情，做好做歹，差人索了差錢，方許遲一二日見官。知縣又差人出來打關節，唬嚇唐希堯說道：「老爺見是人命重情，一見就要問成抵命。」

唐希堯是一個忠厚老人家，從來不曾見過官的。今被這些人狐假虎威，一頓恐嚇，主意全無，驚慌無措。倒虧得唐涂兩邊調停，只說要送知縣一千，唐涂早落了一半。又講過送單謀三百，叫他自己燒埋銷狀。唐涂又是平分，把唐希堯一個富足的人家，為了這場假人命，登時化為烏有。房產田地，盡屬他人。只得另尋間小房住下。唐涂只指望吞占叔子的家業，不期被單謀弄假成真，竟把叔子的家業轉送與別人去了。正是：

無子終須叔姪親，花開一樹定分春。

奈何用毒連根拔，當做枯柴送別人。

唐希堯雖然受屈，把家事弄完，還倚著自己的醫道好，終有恢復的日子。故終日倒安慰趙氏。不期自經這一番是非之後，遠近傳聞，俱說唐希堯會藥死人，那個還敢來將性命試他？唐希堯生意絕無，將器物變賣度日。

過了年餘，漸漸衣食難周。方曉得是外邊人怕他，不敢來請。唐希堯見醫道不行，只得對趙氏說知，是名聲壞了，故無人來請。趙氏道：「我聞得：『此處不留人，還有留人處。』此地名聲既壞，又無甚好親好眷。一個鳳家又壞了官，貶去他方。我們不如離了此地，移到別處再做罷了。」唐希堯道：「別處去固好，只是人生路不熟，有好些不便。」趙氏道：「我兄弟趙拔，在揚州鹽商家做生意。不如去投他依傍也好。」唐希堯想了一會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」

夫妻二人遂收拾起來，僱了一隻船，將要緊的東西搬在船中。不日開船，從黃河直至淮安。不日就到了揚州。唐希堯找著了舅子趙拔，那趙拔見了希堯，大喜，忙接了姐姐到家住下。且喜趙拔生意頗好，唐希堯竟在揚州依舊行起醫來。漸漸出名。趙拔又薦他在鹽商家走動，生意興頭，夫妻甚好過日。正是：

盡悲故里居無地，不道他鄉別有天。

雖是一時遭毒害，大都去往是前緣。

且按下唐希堯在揚州住下不題。

卻說昌全同著杜氏並小姐，在路非止一日，進了潼關，又過了京師，一路平平安安，早入了山東境內。昌全與杜氏說知，要尋訪兒子，便不敢耽延。不一日，早到了臨清，昌全將家眷安放好了，自己尋到向日的飯店主人家來。昌全朝著店主人一拱道：「賢主人可還認得小弟嗎？」店主將昌全上下一估，又見昌全鬚髮盡白，行動軒昂，竟想不起。遂說道：「相公貴人，小人實是一時想不起來。」昌全笑道：「小弟向年曾在寶店中，蒙賢主人高情，親自將小兒繼與唐家。我因在邊立功，職授參軍。感蒙聖恩賜歸。今日到此，一來謝謝賢主人向日之情，二來要看看小兒，並求賢主人指引一見，足見高情。」

店主人聽了，方想起就是數年前當軍的昌全。又聽見說是做官欽賜回家，遂連忙走出櫃來，施禮道：「原來就是昌翁！我向日就說昌翁是個有福之人，今日果然，恭喜！賀喜！」連忙作下揖去。昌全送上些人事，因而坐下，說道：「請問賢主人，小兒近日在唐家好嗎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昌翁再不要說起。自從昌翁別後，真是桑田變海，海變桑田，禍福無常，使人意想不到。」

昌全見他說得含糊，不明不白，因驚慌起來，說道：「莫非小兒在唐家，有甚不測之事嗎？萬乞明言。」店主人只得說道：「當日令郎在唐家過得甚好，令郎也甚聰明。不期這年遇著考期，令郎才高，府、縣俱取第一。到了道考，令郎前去入場，一時人多遺失了，唐家各處找尋，竟無下落。後來又傳說變故，也就不知真假了。」

昌全忽聽了此言，不禁大哭道：「原來小兒已死了！我只指望回來尚可團圓，誰知我倒重回，你竟喪亡！往日思兒、想兒，今竟做了一場大夢！」店主人道：「事有前定，人有壽夭。昌翁也不必十分傷感。」昌全只得收淚，說道：「我今雖聞此信，少不得要去見見唐兄，謝謝他向日之情，也不枉一番相與。煩賢主人一引為感。」遂立起身來要走。

店主人連忙留住道：「昌翁且慢。如今唐家已非昔日，昌翁也不必去了。」昌全道：「這是為何？萬望見教。」店主人遂將唐涂謀占家私，唐希堯為著人命，家私盡費事說知。又聞得他久已搬往他方，依傍親戚去了。昌全聽罷，不勝傷感。只得別過，來見杜氏，說知兒子失去，唐家不知去向之事。杜氏傷心流淚，因在客店中，不敢高聲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起身，一路上耿耿攔攔，方到了松江府華亭縣來。此時真是江山依舊，人面全非。昌全到家，幸喜昌儉還在。昌儉忽看見老相公回家，不勝大喜。連忙跟了昌全，到船拜見主母。杜氏指說道：「你可拜見了小姐。」昌儉拜過，方知相公今已做官。因歡歡喜喜，遂叫了人夫，將行李搬到家中。昌全、杜氏且喜今已得回故土，歡喜無限。就有向日舊友、親戚，忽聽見昌全回來，又見說是昌全在邊立功做官，今日欽賜回來，十分榮耀。俱來慶賀。會見朱天爵，方知端家也失了女兒，如今他也做官往任上去了。昌全見舊房低小，遂托朱天爵買了一所大房，住下不題。

卻說端居在宣城縣做了知縣，為官清正，不肯輕易准人詞狀。就是准了，大半都是勸人和息，真是訟簡民安。此時端昌已是十八歲了。端居見他長成，尚未議婚，也時常勸他。端昌只以有了鳳家小姐之約，不肯失義。端居見不可強，也只得由他。適值這年宗師按臨，端居即備了文書，稟知宗師。說有子隨任讀書候考。宗師准了。

過不多時，端昌竟容容易易的進了。又過了幾日，同著這起新進送入學中。內中只有端昌年幼，騎了白馬紅纓，分外好看。他因是父親在任，各鄉紳以及同官俱送彩旗來賀。端昌謝過宗師，端居遂叫兒子去拜謝同官以及鄉紳之家。端昌先去拜過府尊以及刑尊。

卻說這刑尊是個進士出身，四川人，姓柳名星，有個女兒正在妙齡，因無得意之婿，尚在窻期。今日忽見門上人傳進帖來，卻是端知縣的兒子端昌，新進秀才。又聞他年尚幼，正欲一見。遂吩咐衙役請留面會。不多時，柳刑尊出來相見，端昌要行大禮拜見，柳星再三謙讓，只行了子姪之禮。

柳星看見端昌果是少年清秀，心中十分歡喜。遂說道：「賢姪高才，今秋折桂，明春定作狀頭。」端昌遜謝不敢。柳星又問：「賢姪今年貴庚了？」端昌道：「小姪今年十八。」兩人又談些別事，端昌告辭。這柳星退入私衙，暗暗想道：「若得此人為吾之婿，吾願足矣。」因欲托人到端知縣衙中去說，又一時無可托之人。忽想起他一個得意的門生王成美，除非央他說合，自然可成。遂著人拿一名帖去請。

王成美來見，坐下說道：「不知老師呼喚門生，有何尊諭？」柳星道：「我聞得端縣令之子，年少多才。今已新進。本廳有女，素嫻閨教，尚然待字。意欲與端子作兩姓之歡，係赤繩之足，一時柯斧無人，欲屈賢契為我一行，不知可否？」王成美道：「以老師門楣，俯願宋陳。端父母無不樂從之理。」

王成美別過，即來見端知縣道：「生員奉柳老師之命，來見老父母大人者，因柳老師有一位小姐，賢淑多才，正在芳年。前見令公子英英俊彥，不久登瀛。又知令公子未娶，柳老師心實慕之，今欲以淑女而配君子，故托生員作一月老冰人，結二姓之盟，願借伉儷。乞老父母大人俯賜允從。」

端居見王成美突然說起親事，大費躊躇。因沉吟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本縣葑菲下屬，怎敢仰比黃堂？既柳刑尊不棄，以兒女姻親下話，誠為天幸。但恨小兒賦性頑劣，只欲以功名入手，方才受室。本縣見其大言自負，每每勸戒。無奈他立志已定，不能相強。故此蹉跎。婚姻之事，乞賢契將小兒之意上達刑尊，尚容緩議，何如？」

王成美只得辭出，又來見柳刑尊，細細說知。道：「門生揣度端父母之意，大約望子成名念切。況且今歲秋闈已近，莫若俟其試過。倘能僥倖一第，門生再奉老師之命，敬執絲鞭。則端父母無辭，而端兄亦願成婚矣。」柳星道：「望子成名，堅心博金紫，亦人之常情。但兒女婚姻之事，實人生所不免。何不一言為定，以俟秋闈得意，方使百輛於歸，未為不可。再煩賢契細述我言為感。」

次日，王成美又來見端知縣道：「生員昨日領老父母大人之言，即見柳老師細細說知。柳老師亦盛稱令公子賢而有志。秋闈已近，不妨靜俟。但想婚姻締好，總不即行幣帛，亦必有一言為定，方使不移。故托生員再求老父母大人允諾。」端知縣只得含糊說道：「婚姻豈不願結？但遲歸終吉，只待小兒望過秋闈，定當報命。」王成美見端知縣已有允意，便滿心歡喜，忙打一恭道：「生員謹佩台命。即復柳老師矣。」於是辭出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司李愛才嫁女，令尹為子歸家。

不知果能成就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